



第176期 · 2026年6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中道法門

青楓：我們佛教經常講「修行」兩字，固然可以見得，「修行」是何等重要，但怎樣「修行」才是可行的好方法？我時常聽到一些信眾都提出這些困擾，有的說：「有導師教念誦一些咒語，修某類密法如此類推，就可快速得到隨心所求。」請問大和尚，是不是這樣就可以遂心所願呢？我們又應該如何選擇修行法門？

修智：如果按照你所引述的那些說法，大抵可以視為「不切實際」，或者又可視為走捷徑吧！我以為，「修行」是沒有捷徑可走的，只是有沒有找到一個正確方法而已。

青楓：正確方法是甚麼？

修智：很簡單，也很實在，正確方法就是我們得老老實實地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進。譬如說：我們種田，要得到稻米的收穫要如何做？不是要先播種，待它發芽長

出秧苗，然後是插秧，然後是充足的水份、陽光、施肥培育它成長嗎？這一步一步的走來，才会有稻穀的收穫。「修行」過程也是這樣！

青楓：是的，一切一切的修行，又或者說一切一切的學習都是這樣，我們讀書不也是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的一級一級讀書上去嗎？

修智：我們常說的母雞抱雞仔，也是這道理，蛋生下來了，必須由母雞伏在蛋上用體溫把它孵起來，這就是一個孵化過程。即使是以科技方法，亦是需要時間與溫度的，並不可在生下來的蛋叫幾聲「芝麻開門，芝麻開門……」這些小雞便會破殼而出嗎？這道理都是一樣的！

青楓：所以我們修行便是老老實實的去做，沒有捷徑，也沒有速成班。

修智：其實這道理大家都懂的，祇是沒有認真



真可愛

很喜歡看一些「泥公仔」，特別是與佛教有關的，看到一些敲打木魚的「小和尚」公仔，我往往駐足而觀，也感染到那份快樂。記得很多年前在電視上看的「一休」嗎？帶給我們無比歡樂。

日前在花墟看到一個泥公仔作品，兩個孩子在芭蕉葉遮擋下，那份喜洋洋之情，真可愛！如果你心有鬱結，看到這泥公仔心境也會開朗起來。



地貫徹執行，我們熟悉的那首詩：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那得梅花撲鼻香！」所謂「寒徹骨」，就是一個艱苦的修行過程，我們不視之為「艱苦」，我們視之為「磨練」，這不就等於拋開了那不必要的所謂負累的包袱嗎？

青楓：如果我們把所謂「苦」轉化為「樂」，那份轉變本身其實也可視之為修行的成果。

修智：我們人生在世，其實都有兩種歷程，一是「舒服」，另一是「辛苦」，我們只能把它作先後次序安排而已。「先苦後甜」，這就是修行的正確方法，如果一開始便「貪舒服」會怎樣？大家都曉得的了，必然是最後的「樂盡悲來」。這裡的「辛苦」，可以解作「努力」，即是說我們在修行過程上先作努力的學習進取，往後便會因為得到認識，也消化了，那份輕安自在的樂便隨之而來。還有一點要解說的，彌勒菩薩是早於釋迦牟尼佛發心修行的，何以釋迦牟尼佛會比彌勒菩薩早成佛道？主要原因在於釋迦佛發願，要在五濁惡世裡廣度眾生。

就是這個願，方可令福慧快速增長，早日成佛道。

青楓：啊！修行的關鍵在於令福慧增長。如果我們在銀行有存款，不一定必須用某一種特定方法，而可用任何方法皆可提取運用。

修智：我們修行，任何法門，只要可令福慧增長，災障消除，就是好的法門。再強調一下，上述「先苦後甜」，並非必然要修苦行。悉達多太子在離開皇宮後尋求離老病死苦的法門。其間當時的修行學說全皆實踐，包括禪定的修行，皆不能令太子滿意。最後在苦行林修苦行的方式，比起當時修苦行的方法，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終於猛然醒覺，再長此苦行，健康性命已不復存。同時回顧在皇宮欲樂，並無所尋求的哲理，故而曰：「苦行非道，樂亦非道，不著苦樂，行於中道。」所以要有所成就，不是靠苦行，亦非靠樂行懶惰，能止惡、行善、淨意的，就是好的修行法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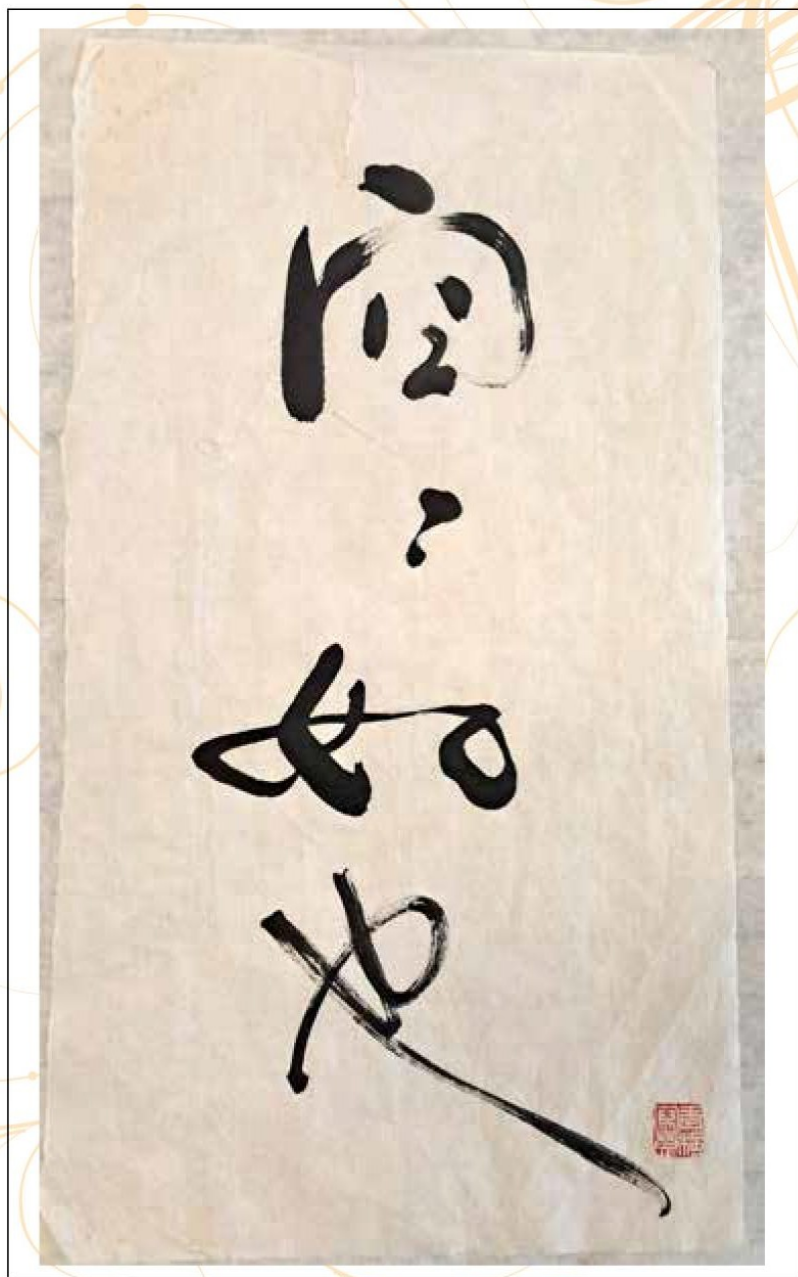


風景綫

每次到香港藝術中心看展覽，必然地被這一度玻璃窗風景吸引，它面向維港，面向港島——特別是灣仔這會展建築物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打卡」好地方。相信不少遊人都會同意的。

這一道風景綫還有一個特性，窗前放上一張張椅子，人坐上去很自然地成了一幅剪影，多和諧、多有意思，我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拍攝了。

空空如也



寫下這四個字——空空如也！

忽有所想：這四字的出處如何？真的是指「一無所有」嗎？今天我們說自己「一無所有」便用上「空空如也」作形容。

原來此語出自《論語》——

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我聽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原來「空空如也」乃謙遜之詞：「我哪有學問呀！我空空如也，一無所有呀！」

跟着的兩句也同樣重要：「我們要從問題的兩方面去看，不要把偏見當主見；把主觀作客觀也！」

佛語 (三十一)

入世之言

《壇經》之所以廣受歡迎，我看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，是它「入世」，真正地「貼地」，與我們生活、思維，有息息相關的感覺。

你看這一句——

「常自見己過，不說他人好惡，足自歸依，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足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礙，足自歸依。」

好了，你看，我們不是經常地告誡自己：「平日呀，不要經常講別人壞話，也要經常反思，檢討自己。就因為我們很多時都有一種習慣成自然的，就是習慣去「說他人的好惡!」「好惡」兩字連在一起用，那是告訴我們即使說別人的「好話」，這「好」也得注意，會不會是「討好」呢!——討好別人，也不見得好，所以也得「常自見己過」，這很重要呀!

「坐禪」

我們經常聽到一句佛家語：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能成佛!」。

首先，讓我們說一句詞語——坐禪。佛家不是經常勸我們「好好坐禪」嗎?怎麼這裡又說「坐禪豈能成佛?」

——也沒有說錯呀!我們還是要好好地了解字義的本身，這裡說的是「好好坐禪」四字，就因為我們坐禪坐得不正，X這才坐出問題來，這就是沒有「好好」之故。

「坐禪」之所以不能成佛，很多時是因為我們都在「枯坐」，坐在那裡就祇是得個「坐」字，或者是胡思亂想，這都是通過坐禪而去調息身心，那便是毫無好處可言，這就好比以磨磚頭去造鏡，這鏡如何能造出來?大抵很多人都曉得的，祇是沒有真正地去做好它而已。

「空誦」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：

「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。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你說：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」

這裡有一個意思也與「坐禪難成佛」是同等而言的。那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祇是作口頭上的念佛誦經，而不是明心見性，在心裡好好地去思考，那又有甚麼用呢？那不就成了「空口說白話」嗎？

我們經常見到一些信眾是很勤奮地去念經的，勤奮有沒有好處呢？那當然有，但祇是勤奮的唸，而俗語所說：「一味的唸，都唔入腦嘅！那有甚麼好處！」，對，沒有好處，所以我們得強調要好好地學習，要真正的消化理解，不要得個唸字。

相信我們都明白這道理，祇是平日不作認真的對待而已。

「終日在說」

以下我引述《壇經》裡一則話，相信也可以說是頗有意思的，「謗信永無迷，莫學駛求者，終日說菩提！」

這也與上述講的「空誦」、「枯坐」有同樣意思，我們但見一些信眾，「終日說菩提」即是對佛經念佛日唸夜唸，表面上不是很用功嗎？但卻沒有好好地學習，而且一味的向外求，有沒有用呢？如果我們曉得人人都有佛性，求的是向自己，向內求，如果明白這一點便可以基本地走對了方向，不致路途迷信，更不要「貪口爽」似的，僅僅在誦經唸佛號，真的要好好地去了解、思考，學習佛經裡所說的道理，這才是真正的有益。

我們就不妨多說上幾句，好好的真正的去思考學習了。

國家級文物攝影展

每年佛誕期間來妙法寺浴佛者眾，因此每年此際我們都盡可能辦一些「與佛有緣」的展覽活動，與信眾一起過一個歡樂節日。

今年，與兩位攝影家——陳一年、李志榮合作，在本寺藝廊辦上一個攝影展(由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二十二日)，為期一個月。

陳一年把年前在四川一帶攝得的「古蜀道的佛教石窟」造像拿了出來，那是一份十分難得，國家級文物的石刻藝術，他因工作關係(他是《中國旅遊》雜誌副總編輯)而得以進入拍攝，

所以說這些作品今日呈現在我們眼前便是十分難得。此外，李志榮是攝影發燒友，特別是對花草樹木的攝獵更到了「絕不放過」的地步，今次既是用上「與佛有緣」作主題，則所攝獵的花卉，都與佛緣有很好關係!看他的攝影也真是一則賞心樂事。

開幕那天，我們邀請了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臨場參觀，他細看，也同時聽兩位攝影師講解攝影經過，這天也正好是法會之期，有不少佛友也同時在同一時間聽到講解，真是一樂也!

大足北山第一三六號窟(文殊菩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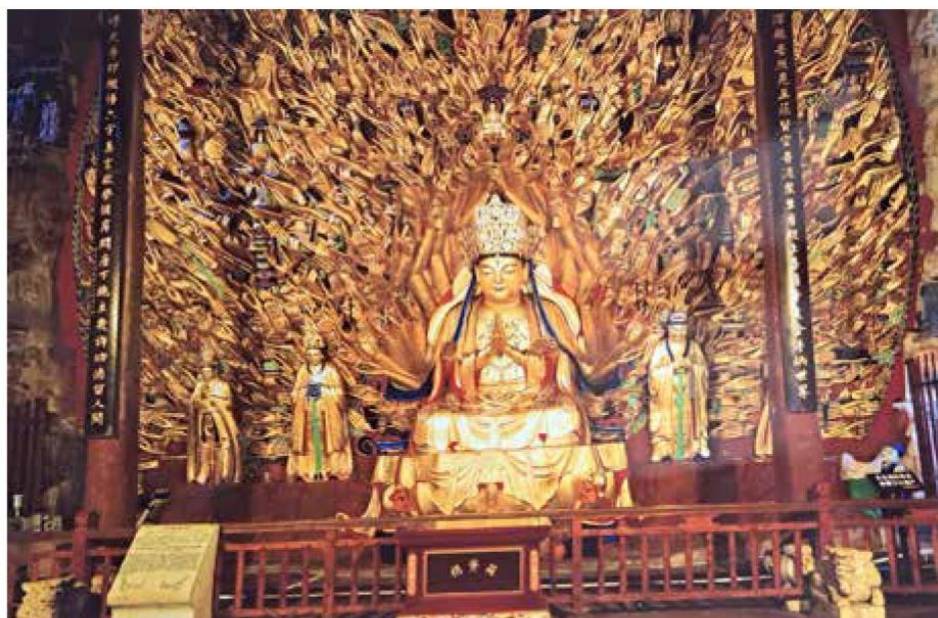
此窟為九至十三世紀時期的建造，那人物造像之精妙，值得我們細細觀賞。



玉印觀音

此造像端莊而經歷了千年在今天看來仍然那樣細緻，十分難得。





千手觀音

這千手觀音開鑿於南宋淳熙年間（一一七四——一八九年），是我國最大的集石刻、彩繪，貼金於一體的摩崖造像。



兩位攝影者陪同修智大和尚參觀
(左為陳一年，右方是李志榮)。



李志榮的荷花攝影很有個性。



談佛說十念法

·智 銘·

（原刊於一九八九年八月《內明》第二〇九期）

佛住世的時候，常勸弟子們修十念法，佛認為凡修這十念法的人，一定能得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最後趣入涅槃，無作無為，從此無苦惱，無生死，永遠解脫自在。

佛說的十念法是——

第一、念佛：

佛陀當時教弟子們「念佛」，並沒有指定念哪一位佛，但依佛法來說，佛佛平等，念一佛即是念無量佛，所以念佛的人才不會起分別心。

至於念佛的方法，釋尊告訴大家要：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專精念佛。念佛之外就是要觀佛，觀佛的方法，就是觀想如來身形，兩目不離，專精一處，然後念如來功德，由於如來具無量功德，所以道成金剛之體，成就四無所畏，具有十力；如來顏貌端正無雙，視之無厭；戒德成就，堅若金剛，不可毀壞，清淨無瑕，有如琉璃的晶瑩；如來的三昧禪定功德，從始至終，無有退減，諸念永息，一無他念，如嬌慢、強梁、欲念、

恚想、愚惑之心、猶如網結等的結縛，都已除盡；如來的智慧，深無涯底，無有罣碍。這樣觀想如來之身，解脫諸趣以後，不再有生，也不再有死，如來已不再墮生死中；如來具有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能知他人的宿根，更知道何人可度、何人不可度，何人死此生彼，周旋往來生死之中，有解脫者、也有無解脫者，如來都能知能見。這樣的修行就是念佛的方法，修這樣的念佛，必能獲得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一切亂想，並能自致涅槃。

這種念佛的思想，可能即是發展為大乘淨土念佛，觀佛思想的發源，淨土三經中，「阿彌陀經」，教人專念阿彌陀佛，「觀無量壽佛經」教人觀想無量壽佛及觀世音、大勢至菩薩；「無量壽經」教人認識阿彌陀佛以四十八大願及兆載永劫的修行，感成了一個清淨、莊嚴妙土。這種念佛、觀佛的思想，已經系統化。但兩相比較，原始佛教時代的念佛、觀佛法，較之大乘淨土思想發展以後的念佛、觀佛法，更加的合情合理，原始佛教的可貴即在於

此。

第二、念法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法的方法，與念佛的方法相似，也是要正身正意、結跏趺坐、繫念一處、無有他想、專精念法。要除滅一切欲愛，沒有塵勞結縛及渴愛之心，而且要使之永不復起。因為佛陀正法，是於欲無欲，離諸結縛等諸蓋纏之病。佛陀正法有如眾香之氣，聞此香氣能使人無有瑕疵亂想之念，能修到一無他念，即是念法的成就。念法成就者，能得甘露味、能至無為處、能至涅槃，所以佛弟子要常思惟於正法，不離法念。

第三、念僧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僧的方法，也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一心念僧，無有他想。為什麼要念僧呢？因為僧是如來聖眾，善業成就，質直義順，沒有邪業，上下和穆，法德成就，那就是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脫成就、解脫知見成就。對於具有如許成就的如來聖眾——僧寶，其他的佛弟子應當恭敬、承事、禮順，因為一切僧寶都是福田，恭敬、承事、禮順僧寶就是種福田。對待所有僧寶如同

一僧，沒有分別心，這種自度又度他的僧寶，如能繫念成就，便能成就自己的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而至涅槃。所以佛弟子應常念僧而不離僧念功德。

第四、念戒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戒的方法，仍就是先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一心繫念，沒有他想，專精念戒。所謂戒者，它能息諸惡、能成就道業、能令人歡喜、能瓔珞莊嚴自身，示現一切好德；戒者有如吉祥瓶，瓶中能如願得寶，學佛的諸道品法，皆從戒出，也皆由戒成。所以凡是能專精念戒的佛弟子，就能得大果報、諸善普至、得甘露味、至無為處、除諸亂想、獲沙門果、自致涅槃。是故佛弟子應常思惟念戒，便能獲得無上的功德。

第五、念施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施的方法，仍是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沒有他想，一心一意念施，要思惟我現在所施的，是施中無上，永無悔心，也沒有希望人家返報於我之想，而且希望被施者很快得到善利。若有人罵我，我終不報罵回去，若有人要害我，握拳相加於

東方情調

喜歡在維港兩岸走走，一道道風景綫會出現在眼前。

所謂「風景綫」，亦不是僅僅指眼前所見，也同時帶有心中所想，譬如眼前見到一些大木船，很古典，很東方色彩的，放在這現代化都市上遊走，你以為格格不入？不是的，而且不但沒有所謂「不融洽」，反而覺得很和諧，很融入，為甚麼？它正反映出我們的東方情懷也！



我，刀杖對付我，瓦石投向我，當遭遇這些加害時，不能起恨心，反要起慈心，不興瞋恚，無論他人如何對待我，我行布施之意永不斷絕，這就是佛弟子所念的大施，凡念施成就，便能成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獲沙門果，自致涅槃。所以佛弟子常當思惟，不離念施。

第六、念天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天的方法，仍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一心念天。此時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，不造穢行。行戒成身，身放光明，無所不照成彼天身、善果報成彼天身，眾行具足乃成天身。這就是念天，凡念天成就者，便能成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自致涅槃。所以佛弟子應常思惟，不離念天。

第七、念休息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休息的方法，仍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專心一意念休息，所謂休息者，是心、意、想等一切歇息，恒專一心，意樂閑居，常求方便，

入三昧定，常念不貪，勝先上達，這就是念休息。凡念休息成就者，便得具足成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獲沙門果，自致涅槃。是故佛弟子常當思惟，不離念休息。

所謂「休息」者，就是後來的「止」門，凡一切妄念、塵勞、結縛事，一一止息，則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，三業既淨，當然就能趣入涅槃，生死解脫了。

第八、念安般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安般的方法，仍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專心一意念於安般，所謂安般者，就是安那、般那的簡稱，這是梵音，譯成中文是出入息的意思。在修學念安般的時候，若息很長的時候，應當觀知我此時息很長；息短的時候，應當觀知我現在的息很短；若息很冷的時候，應當觀知我現在的身息極冷；若息熱的時候，應當觀知我現在的息很熱。將自己的身體從頭至足，皆當一一觀知，使出入息逐漸地調和，入於不長不短、不冷不熱的靜定狀態。當入此境界一段時間後，若妄念一起，出入息又有長短的時



「夕陽交通」

我為甚麼連這渡輪的「跳板」也有興趣拍攝？我好像一位來此地觀光的遊客，其實這也正好是我們自己本地人的「懷舊情懷」呀！特別是還沒有「海底隧道」的時候，我們都是坐渡輪來回港九兩地，今天這已成了「夕陽工具」了！在「夕陽」還在的時候，也好讓我們回味一下。

候，應即觀知自息有長短，這時要用心持身，調伏出入息，久久必入禪定而至妄念不生的境界。凡念安般成就者，必能具足成就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獲沙門果，自致涅槃，是故，佛弟子應常思惟不離念安般。

第九、念身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修念身的方法，仍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專精一心念身。所謂念身者，是觀察自身的髮、毛、爪、齒、皮、肉、筋、骨，胆、肝、肺、心、脾、腎、大腸、小腸、白髓、膀胱、尿、屎、百葉、滄蕩、皮泡、溺淚、唾涕、濃血、脂肪、漾髑、髓腦。在這些的身上構成物中，觀想看看那一樣是自身，地種是身嗎？水種是身嗎？火種是身嗎？風種是身嗎？我這個身是父種所造的呢？還是母種所造的呢？是從何處來的呢？究是誰所造的呢？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，這些終當生於何處？這樣地一直念下去，這就是念身。念身成就的時候，便能成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獲沙門果，自致涅槃，是故，凡佛弟子常當不離思惟

念身。

第十、念死：

佛陀告訴弟子們念死的方法，仍是要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，專精繫念於死，所謂死者，此沒生彼，往來諸趣，循環輪轉不停，諸根散壞的時候，與腐木沒有分別，當命根斷絕，宗該分離，從此無形無响，亦無相貌，這就是念死。凡念死成就的時候，便得具足成大果報，諸善普至，得甘露味，至無為處，除諸亂想，獲沙門果，自致涅槃。

以上就是佛說的十念法，修這十念中的任何一念，都能使道業有所成就，如果十念會修，當然功德更大。然觀十念的修習法，無一不是從正身正意，結跏趺坐，繫念在前，無有他想。這就是修三昧禪定，十念法中，無一不從禪定下手，所以太虛大師曾說：「一切佛法皆以修禪入門。」這話是非常正確的。



「春風吹又生」

這幾棵榕樹似曾相識？——最少這個地方你有「曾經見過」的感覺，原來它就是五、六年前鬧出小小新聞之地！——港島般含道，近正街的一個巴士站，由於那圍牆上生長了幾棵榕樹，有關方面生怕它倒下來影響到候巴士者，這原是「好事一椿」，但為何出「新聞」？新聞內容說這有點「小題大做」，有破壞植物自然生長之嫌。

今天，你看！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！」，再生後是這個樣子，很好看！

百年街市



香港的街市大廈，是一項頗具特色的建築，而且可以說是歷史悠久，動不動都有一百年，當然在過去這百年中也會經過多番重建的，甚至有不少更會完成「歷史任務」。最典型的莫過於港島的中環街市以及上環街市，兩者也早已重修甚至是改建後做了別些服務。「中環街市」最顯著了，除了保留建築原貌外，其他的都變了。大家一遊便曉得，也不用多說。

倒是今天想談一談「西營盤街市」與「正街街市」。正街雖然不長，但很有特色，你從街尾(上方)望下去，便是一條從半山到海旁的大斜路。可以說是香港典型的地貌特性，它更有一個罕見的特別點，就是一條短短街道居然有兩座街市。其人口密集程度也可想見了，而且街市有百年歷史，也說明了這地方是早期的港人聚居地。前些日子聞說「正街街市」要改建，好奇心起，到該地看看。要說明一下，這原本的街市也早已不是「街市」而是改賣一些「乾貨」了，已有四十五年歷史，而「濕貨」早已搬上更高處的「西營盤街市」去，這條「斜街」過去也難為了買餸的家庭主婦，行起來較艱辛也，但後來加建了行人電梯，當然舒服多了，也方便了在半山區行走的市民大眾，可見都市建造真是非得與時並進真不可。

聽一位西營盤「老街坊」說，「這座正街街市，當年那一塊空地有一排熟食大



牌檔，我細細個之時，經常在這裡買粥粉麵，那時呀，五仙可以買一條油炸鬼，五仙也可以買一碗白粥！」，

嘩!那是甚麼年代?原來他講的是五十年代之事，即是七十年前了。真是滄海桑田，變化萬千，今天買一條油炸鬼、吃一碗白粥也各要十元。

這天也專誠進入西營盤街市看看，幾層樓的地方，乾貨濕貨都有，人流亦不少，可見這是一個「行街市」的好地方，也是一個典型的香港建造。

大家有空不妨到此一遊，向這百年街市問候一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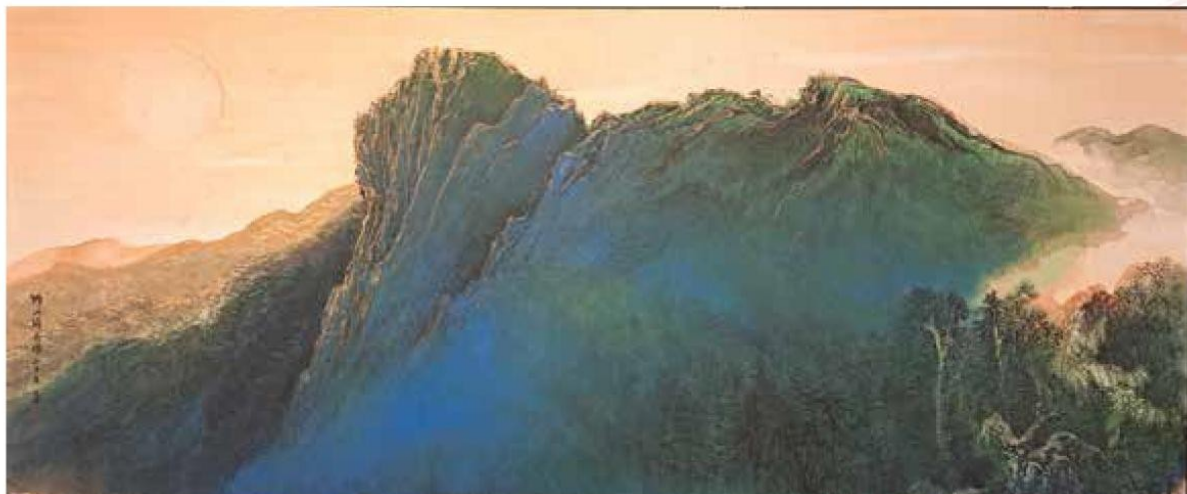
真可惜

寫下“真可惜”這文題，依然還禁不住再嘆一口氣！

怎麼回事？日前偶然地在港島中央圖書館看到一個出色國畫展，說“偶然”，是因為事前沒見到甚麼宣傳，友人撥來短訊才知曉有這展覽，差點兒錯過，所以說“偶然”。

這是內地一位六十歲左右的畫家，是名家何海霞弟子，喚作萬鼎。他很有心，展出主題就寫上“你好，香港！”——他的山水畫有大氣，有個人風格。……不多說了，你看看這幅“獅子山”便曉得！

險些錯過一個出色畫展。



黃指北的油畫

經常聽到一些畫友在辯談中西畫。很多時候是各執己見，當然你也可以說甚麼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！」事實上，中西畫各有特性，各有自我完善的體系，無必要去辯論滔滔的。

日前看了寫油畫的畫友黃指北的師生展，他年紀不大，但跟隨他習畫的學生也不少，最重要原因是他的認真教學，以真心待人，也同時是「教學相長」的，我一年一年的見到他的進步，一個已有一定基礎的畫人，而又能見到進步痕跡那是不簡單的——黃指北的油畫作品有一份淡雅之情，隱隱然還顯露出一份東方情懷，很耐看，比起一些誇誇其談的自我膨脹者，指北很可愛！



陳焜旺的快樂人生

畫友陳焜旺，今年九十二歲矣！居然在中央圖書館展覽廳開了個書畫展。這廳是五個展館合在一起的，幾千呎展場，你想想便「得人驚」，但「旺叔」竟然對我說：「再多一倍場地我都有作品呀！」

我信，他是終身繪畫寫字的，經常在街頭寫生，也經常在家裡寫書法，他寫的是楚簡、是甲骨文。「你唔識呀？唔緊要，睇埋釋文就知啦！」這位「老頑童」活得開心，所以九十歲過外還行得、寫得、睡得，跟他學書畫的弟子，幾乎個個都嘻嘻哈哈的，肯定是受了他的感染。

從「行內人」看他的畫，可以看到他是深受丁衍庸先生影響的。「丁公」的畫，個性強烈，「旺叔」作品亦然，這裡刊登他一兩幅，那生動活潑一看便曉得了。





道與行

在宗教文字裡，這個「道」字真用得不少，「道教」理念固然是，而老子與《道德經》著述也「非常道」！論之甚多也！好，佛教方面亦然，所謂「佛道」，「佛道」，指的是佛教中的道理也。

總之，「道」與講道理是緊密的聯系。那麼，這個「道」字的字型結構又可提供給我們一些甚麼認識呢？

首先，看「道」字最初是怎樣寫的，原來從周代開始——那青銅器年代，我們已見到「道」字，是「行」字分左右兩邊，中間則是古之「首」字，首代表「人」，「彳」「亍」分兩邊，人在中間不就是「道」嗎？——可見「道」之初便是路的意思，所以後有「道路」一詞。後來從人行的道路上便自然地引伸到「道理」了。

這真是有道理呀！

言之有「理」

咦：道理這個「理」字，又可以有甚麼看法呢？首先讓我們拆開來看！

先講部首那個「王」字，其實不是「王」，是「玉」字，一般而言，我們查字典也可曉得「玉」字部首便是這個「王」字，兩者共通，所以我們不可以乍看「王」字便想到：「當然啦，王者才是道理嘛！」不足的，是「玉」，你說「道理」像「玉」那樣矜貴亦未嘗不可。

「理」字右邊那個「里」字亦有趣，上「田」下「土」，是「里」。這個「里」可以有兩個意思，有「田」有「土」，那是適合人聚居的地方，而這個「里」也正是指居停，古時候已有所規範，以二十五戶人家為一「里」，今天，我們也寫小巷、小里，大抵也從這慢慢地進展過來的說法。說由村落的形成是從「里」開始亦未嘗不可。